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建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八　本傳十五　附見四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傳一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傳二
隋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
隋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傳四
隋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傳五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真傳六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傳七 靈璨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冑傳九 慧威
唐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唐京師大總持寺釋寶襲傳十一 曇恭 明洪
唐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遷傳十二
唐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
唐常州建安寺釋智琚傳十四
唐常州弘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
前梁武陵王長吏父彀梁散騎常侍
隆十一出家師於宣武寺僧都沙門
慧舒舒道業遐暢風操清峯學歷物

執德允人師為迴當職秉持彼寄隆

白

恭撝揺慎倫盡師資年届十二志存

悲字瀾欲闡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

姓蔣名現授法花一部使日誦來佛

法宜用相寄發言適意莫知所之以

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師物德豈

能當斯負荷克感聖言遂纂法雲寺

寵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

業數載獨稱摽拔及登具戒更采毗

尼故得五聚一河殊製異歆備皆斷

數洞盡詮衡及梁運湯覆避世順時

雖屬周荒學功靡棄遂于城寺內引化

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仍止晅公

道門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

玄徒四方雲萃隆當入室獨冠羣英

既解慧超挺命令敷述及晅將化遺

言在斯法筵是紹誠當嘉言然其識

用淹華言辯清富每至商権玄理頻

從擊難雖復談柄屢撝言鋒時礪而

碩難自撤簡綽逾遠隋氏馭宇允有

同朝上德高人咸欽延請隆志存栖

遁以老疾致辭居舊數朝仍以卒歲

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卧疾二十日

遷化佘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雲布
弥天雪飛遍野及中霄之沍曰也天
色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感天
龍感悼之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
尚華飾柔順知足無貪為寶凡講成
論三十遍涅槃大品各十餘遍餘則
有老故不具叙末終前領弟子於高
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
形不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禽蟲壇
竟便遷識哉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
碑寺沙門法宣為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
道師事鄴都廣國寺冏法師聽涅槃
楞伽始通再遍便能覆述上首加賞
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從青州大業
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然猷
慧解無礙開智難思海以頴脫之才
當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来儀濤浦
創居安樂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
重閣躬自經始咸資率化竭節力而
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淨土為期
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賫畫無
量壽像来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illegible]

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
既冥會素情深懷礼懺乃覩神光照
爍慶斯希幸於是摸寫懇苦願生彼
土沒齒為念以大業五年五月旦於
恵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伸手五
指用表終期氣息綿微屬續斯待至
五日夜欻然而起依常面西礼竟加
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怡
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競申接足花
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頹充委階墀福
恵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
般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
脩行端相常攝蕙以慈仁救護有勵
諸己誘勸慱約必竭其才寧官居士
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遺重輕德
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未代之通人
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花經一部講
五十遍即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鐫乃
為巨室而移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
崇信是投內外通捨解衣撤膳躬自
指撝弟子慧晒以全身處乃架塔築
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
秘書學士琅耶王眘為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 [illegible]
江右喪乱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
在孕梁代誌公不測人也遊宅俳佪
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童俄而載誕
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不群
雖則青襟便有奇心遠識於五蔭六
塵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
也年八歲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
即興皇朗法師也學門擁盛咸暢玄
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稟承玄論
備覩幽旨領略津會鑽求幽蹟騁馳
衆妙得自匈襟宗匠加賞相擊稱為
法器加以遊心九部備觀數論詭說
異門並尋枝葉既而歎曰槍榆豈沖
天之舉小道乖適遠之津聊以忘憂
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五門攝
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摳衣獨往
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
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轀櫝于懷佇
知音者及見欣然便即開授又以大
智度論江左少弘布備宗緒將陳請
說乃䖍覃思申暢幽微布公披襟歎
美即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

[illegible]

之遠近飡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采
斯盛矣陳吾安王伯恭為湘州判史
深加礼異并請講衆南行弘演吏部
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並鞠躬頂
礼度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縡學通內
外氣調甚高緇素之間無所推挹每
見覺来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流連
無已天嚮服人皆如此類隋朝尅定
江表憲令惟新一州之內止置佛寺
二所數外伽藍皆從屏廢覺懼金剛
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
聽有勑霈然從其所請啓沃神衿弘
護像法信有力焉煬帝昔居藩屏化
牧淮甸欽佇勝人義踰文席乃賜書
曰法師安善涼暑惟宜承栖遲龜山
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辯獨
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級於鏡
水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
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
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
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即責然来
儀膺此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思
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並上親臨法

席稱善久之後止白塔恒事敷說大
品涅槃華嚴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敷
甚多學徒滿席法輪之盛莫是過也
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五時妙
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旨允屬
掌知藏事僉曰得人大業二年從駕
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无
廢及至將漸明悟如常咸見金剛大
神前後圍遶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
有智覺禪師夢感靈應乃見覺名題
於金錄固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
三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
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
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齋昇堂衛
御可則覿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
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
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
風飆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
吝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
將固亦卯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偏
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為模
揩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
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仞人莫之窺信

施相積隨用擅捨二罪異之外纖芥罔
畜止有論文談疏乃盈於几筵而已豈
非撥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詔
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礼周給務從
優厚并具舟檝王人將送其年五月
十三日遷窆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
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
訓情深追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
于寺門秘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為文
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為
銘見於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
喪親十五遊學般涉史籍略綜儒道
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落焉
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猒俗累絕心
再往每閱像教東傳慨面不睹靈迹
季根歸業末之或聞遂勇心佛境擔
尚瞻涉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
人發趾鄴都將經周塞關邏嚴設又
照月光踰踊廻于義無踰越忽值雲
奔月隱乘暗度栈過逢遊兵特蒙擇
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賞
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

道兩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勅
給國書幷資行調西度砂磧千五百
里四顧茫然絶无水草乘飢急行止
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屬突
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汗所世去天子治也彼
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
給粮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
死有周國使人諫云此佛弟子也本
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
令羊馬孳多可汗歡喜日給羊四口
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煑菜進噉
既見不煞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
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
于長安住乾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
人遣食遂捨具戒令返京室後乃更
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藹法師諮詢道
務慧業冲邃淹歷五周朝夕閑問
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藹西奔于
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嚴居不
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
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岫
于華岳凡所遊遁者望日參焉遂離
孝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為入室

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
諸捨身窮谷用陳護法判合酸茹毒
奉摟遺骸建塔樹銘勒于嵓辟天元
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為菩
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隋受
命廣開佛法改為大興善焉判道移
僧徒歷揔經律部攝彝倫有光先範
開皇之肇於終南山炎谷東嶺池号
野脂迥出雲端俯臨原陸昭自業行
可為栖心之場也結草為庵集衆說
法開皇七年勅遣度支侍郎李世師
將天竺監工就造院舍常擬供奉知
判道業修曠給額為龍池寺焉大將
軍雲定興以為檀越四事供給無爽
二時侍郎獨孤機飡奉音獻於宅後
園別立齋宇請来栖息終日將事稟
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
訓年別至此諮承戒誥決通疑議以
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
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釋蒙啓法性
抑挹泉少欲無競樂居儉攝行慈濟
之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弥其本意故
每至栗麦二熟行乞貯之至冬雪弥

山則遁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衆其 [illegible]
辨濟者夥矣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
僧事鞅掌身先令之而弘道終朝度
度無忘雖暫遊世恒歸山室斯亦嚴
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
小學即霑緇服閭里嘉之号稱賢者
專經之歲剖愛出家淨養威儀霜厲
氷潔受戒以後遊刃河內精研律部
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漳河
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伸北面學涅
槃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
文廣功略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關
業亦負帙陪從首尾食承盡其幽理
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遷器宇崇
雅精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嘉
業鑽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
識勒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
覆車山班荊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
信士敬揖戒舟為築山房竭誠奉養
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悟真寺是
也業確乎內湛令譽外馳仁壽二年
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

行諸基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歲
忽感異香滿院泉共澆佐國而樹立
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
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花補高閈如
初一人不見塔出有池沙門淨範為
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
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舟入水為
魚授法魚皆迴頭遠船如有聽受都
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舍利置於
佛堂先有據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
明乃見迴身西於舍利狀類天然一
无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
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
住禪定寺聡翻䓁䓁徵蓮清聽後欲
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為
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殂化春秋五
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業
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
業神岸溫審儀止雍容敦仁尚德有
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氷玉
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
聲芳潔己清貞老為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

之蒲坂焉少厭生死希心常住投曇
延法師為其師範綜掇玄儒英猷秀
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曉涉經論通
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處延
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摽令望譯
真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勅召
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
為涅槃衆主披解文義允愜衆心而
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非類唯德
是欽仁壽元年下勅率土之內普建
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
利打刹勸課繕構精妙真以德王當
時下勅令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
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即古傳云秦穆
公女名弄玉習仙昇雲之所也初真
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
滂注掩漬人物唯舍利輿上獨不霑
潤同共異之寺居衡谷日夕風振白
靈骨初臨迄于藏瘞怗然恬靜燈耀
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莫得
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熏爐
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
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

[illegible]
大衆共戴真之感之所至也大業
乙年皆大禪定下勅召真為道場主
辞讓累載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壽
僧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演言令
之設多附斯文大業元年因疾卒于
寺住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懷亮朗
附高流慚丁之徒性非傾徙寺既初
立宰輔交參隆重居懷未始迎送情
絜天表卒難窺郎宮正臨人衆患四
一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若震雷一
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
唯真端坐依常執塵而含容氣不改
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
躬事狀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
於上黨遂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
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
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
為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
堂想處天宮无異也十八覆講華嚴
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推焉
又酬抗群鋒無所躓礙衆之欣美冠
年受具專志毗尼而立性翹仰恭攝

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同武滅法
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无失隋開
佛日有勅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盂
少林置館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
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髮出
家標相自此繁興有海玉法師講華
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幹即於此
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
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陶遂家别
勅令住興善為譯經證義沙門至十
七年遇疾悶絶惟心不冷未敢殯歛
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戸前
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
往狀如乗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
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
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
池无非珎寶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
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聞人
喚云靈幹汝来此耶尋聲就之乃慧
遠法師也礼訖問曰此為何所荅是
兜率陁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
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
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絶

[illegible]
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
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尒覺
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絶交人物仁
壽三年舉當寺住素非精堅固復術
從其年奉勅送舍利於洮州便置塔
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
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
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
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
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
鎮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遣中
使覼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樞
要辯注難如嘗為獻后述懺帝心增
感歡欲連涵乃賜帛二百段用崖隆
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為道
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叙至八年
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
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火葬於
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花嚴常依經本
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彌勒天宮觀
至于疾甚目精上視不與人對久之
乃垂顧如常曰沙門童真問疾因見
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

來旨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
入宮若趨足舉望則見城中實樹花
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
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往彼
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
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
臾復還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
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
尋令便卒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
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携在道位還通
大典今住勝光寺衆議業行擢知經
任揚導華嚴檀名帝里云
釋辯聦不詳姓氏汲郡人也童少出
家以孝行清直知名雖該數小大偏
明成實講解周鏡不竭聲問開張衛
術章疏惟新為後學宗仰又善聲韻
兼通字體著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
篇什頗豫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
手不輟卷專師廣贍威儀修整未曾
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
以為僧傑人有達旅帝者乃追往慧
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衆
為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為剛亮通

命引入允武殿勑監門郎將段文操拔
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趍步速往唯
䏓緩步如常語操曰卿向事以此相
過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
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
異䏓之大志也勑賜大竹扇面闊三
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屏令著於
宮中而出帝自送之曰誡僧傑矣尒
後常弘成實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
年卒于東都鴻臚寺春秋六十三自
䏓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
書及笔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
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継其筆絶大麁
管如辟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
推人有乞書者希但一字耳風力遒
遶觀之不猒皆施諸壁上来往觀者
東都門額皆䏓所題隨一賦笔更不
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楞者偏弘地
論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
于終世以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
皆從天府
釋善冑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
敏易悟機達為心預涉講會樂詳玄

極大論涅槃是所鑽注齊破投陳夲
造非數年屢存餒吉乞是難日濟
一餅纔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錄
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
三番高座無解徑頭飲氣徒衆千餘
侍偃講席咨是扶舉而下既至房中
奄然而卒冑時論訖即出竟不知之
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問其故
乃云法師昨為北僧所難乃因即致
死衆不識冑不之擒捉聞告白審遂
而潛焉經于數日後得陳僧將扶復
往他講所論義者無不致屈斃者三
人由此發名振績大光吳越隋初度
北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寺聽
徒千數並鋒鋭一期而冑覆述堅義
神采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
涅槃文疏而冑意所未弘乃命筆改
張剖成卷軸鑿金深義盈利實同遺遠
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何對吾改
作想更別圖可耶冑曰若待法師即
世方有修定則冑之虛名終無實錄
遠乃從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垂有
陳異遠亡之後勑令於淨影寺為涅

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隋高祖文帝第[illegible]）
携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成務逮仁
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志營尊
像光坐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
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為模範會
文帝置塔勑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
華林寺嚴興將達感猪八頭突到輿
下從行至館馳逐乃走還來如故漸
至城治累降四枚飛甚壯偉隨輿旋
遶數匝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
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
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
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
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
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
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
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
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
造寺廣召德僧曾應高選又住禪定
屢開法席傳嚮相尋因感風疾脣口
喎偏時人謂陂張遂疏之所及也初
遠以涅槃為五分末為闍維分胃尋
之擩義陂為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

[illegible]
結化歸宗令自風疾多載而閒難尋
常為諸學者所共欽仰後忽患損口
如恒日占曰吾患既老命必終矣與
不可怪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
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
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
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
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
心於佛理教無輕略一不慮淨土不
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者多
日委困不起忽令自坐合掌語侍人
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吾
今懺悔慚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
侄身欲送因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
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
卒葬于城南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
弟子慧威住大摠持講尋宗迹著名
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
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趣之方倫聞芳
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從少林依
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觀其
隩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本南

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精詣傳名東壤光問師咨衆所歸向開皇七年隨遷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師轍仁壽置塔勑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間光自涌現青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嗟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長二尺三寸四支三蓋光色鮮綺還返京都大弘法席常聽學士二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為鄭摧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勑延勞還歸京室重弘經論更啟蒙心令上昔在弘義欽崇相德延入宮中通霄法論亟動天顏賜錫豐美乃令住勝光此寺即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遂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遂形相常存敬礼用光先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適乃隱避侍人自縊而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相為人敦素采色鮮白眉目淸朗儀止閑泰

續高僧傳卷第[illegible]
爾據名理接頡詞義有神采矣
釋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
之弟子休聽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
馳聲廣於東土周平齊日隱淪本州
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初應詔為菩
薩僧與遵遠等同居陟岵開皇七年
召入京輦住興善寺襲亦從師誦
經為業後聽經論偏以智度為宗布
響關東高問時儒從休入京訓勗為
任開皇十六年勅補為大論眾主於
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總集建仁壽
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
雲霧晦合七日蒙昧襲乃肇爐發指
顧將限滿下舍利時得見日采微而
所期既至天開光耀日當正午既司
情望遂即藏瘞末又送于邢州汎愛
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及以
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
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又當下時又見
自像一軀赤光踊起襲於其所感圖
而奏勅至文帝昇遐起大禪定以名
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末年卒於住
寺春秋八十矣有弟子曇恭明洪皆

善大論來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
[illegible]
經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
貞觀初年勅徵為濟法上座綱維禪
務傳芳季緒後召入弘福又令知普
光寺任德為時須故輪轉無定凡於
任所崇亦以學望當時紹宗師業召
入普光時復弘法而專營洛供月無
洸僧孫鍾安公歸心慈氏云
釋善遷瀛洲人也好學專問受戒地
論以為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鄴
匠雖研精一部而攢洞百家無至難
理則羣師具敘有齊之時早高名實
又從遠公重流前業義不無緣同經
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
法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
行經洛下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倫塡
胸臆及遠入關從而來至住大興善
弘敷為任開皇十七年勅立五衆請
遷為十地衆主處寶光寺相續講說
聲類被陳仁壽二年勅令送舍利於
本鄉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
發紫光散衝塔上其相如焰似金環
所佩者又土上成字異文分明

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感慶希逢作

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
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
復深八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
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旦放大光
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
為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頻
開十地京邑乃多无與比肩者及大
禪定興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
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末後十
地一部絕聞關壤道由人弘於斯驗
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遠量通鑒
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
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弘碩步淹
雅鏘鏘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
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
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
著門學咸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
文皇在周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
失捷逃難于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
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
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

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閣千計廊廡九
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解勝
譽尚而處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為
首受悟請益玄略遵於四宗後被請
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宇充溢
而來者不絕遂傳法肆待有堂宇方
可弘道爰有施主即為造千人講堂
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既登法座衆引
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
揚汲引玄隱披釋冲洽聽徒諫戴識
悖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
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
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
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
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夜賊臨城
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
去留无日明當別矣乃勅出身資為
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冷
然明相纔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
初覺慧解之性素蓄胷襟福業攝生
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
之基趾咸由勸勉又閒往生淨土國
施為功不遠千里青州取來於并城

開義寺禪之行列千林法通召來因
呈茂美斯業預矣時寺有二僧偶名
智達琁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
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出其倫相
與傳燈流芳不絕
釋智琚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其
世系出自高陽末胄任為理官仍以
為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為李因而氏
焉其本土冀州趙郡曲午中遷徙居江
左父祿仕梁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
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淹一祀嘗
預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
又聽雅公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
三法匠名價充重琚欲整操兼倫
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
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達討
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即就敷講无礙
辯才業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
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屬琚既
蒙遺累即無滯之聲價載隆玄素披
仰發其口不言人眼无受色年踰耒
得章年无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
來使事之為和上云前謂曰吾以花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八張　連　幸

嚴大品涅槃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
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屬於汝乃三握
手忽然而終殊於常州之建安寺即
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窆於毗壇之
南寺之舊塋衍姓丘氏晉陵名族容
止可觀精采卓異弱崇芳績樹興高
碑于寺之門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
曹憲為文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進度江家
于無錫年十二出家事吳郡建善寺
藏闍梨服勤盡禮同侶所推十七出
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
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
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識歸於慶矣既
荷嘉問倍志兼常利齒開於既往高
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彫散
東歸无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誨誘
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闡弘元
棄涼暑然其養並善言笑淡名利享
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
韻宇虛凝應物有方履機无忤以武
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
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窆於扶塘之山

續高僧傳第十二卷 第二十張 兄

津也寧擲之日錢錙綫施感白鶴一
羣自天而下遶叟翱翔擁戚哀哭
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
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志道狎京輦
少年已欣共被他鄉衰暮更喜同袍
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子經臺論座
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乎
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
銘其曰十力潛景四依匡世踵德連
暉伊人是繼宮牆戒忍燈炬禪慧並
驅生林分庭安教論堂振玉義室芬
蘭坐威師子衆遶栴檀道高塵外理
析談端四儀式序三業惟安纖土機
窮勝人現滅帳留餘影車迴去轍龍
月孤照墳泉幽洌竹露暫團松風長
切氣運有終德音无絕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

勅彫造